



413
898
23



門 13
葉 898
卷 23

毛詩

卷第十五

十五之二

毛詩小雅

漢鄭氏箋

唐孔穎達疏

都人士周人刺衣服無常也古者長民衣服不貳從容有常以齊其民則民德歸壹傷今不復見古人也

也 服謂冠弁衣裳也古者明王時也長民謂凡在民上倡率者也變易無常謂之貳從容謂休燕也休燕猶有常則朝夕明矣壹者專也同也

反注同貳音二從七容反復扶又反

疏

都人士五章章六句

大正十五年二月
花房仙次鄭氏箋

毛詩

至古人。正義曰：都人士詩者，周人所作，其民所衣，人所著之服，無常也。以古者在上，長率其民，不之公朝，朝夕而巳，自與行此，少齊正，其容亦不。但公朝，朝夕而巳，自與行此，少齊正，其容亦不。皆為一德，謂其德如一，與古之人，及白華，獨言反，以刺之。容有常也，傷今不復見古之人，此或微不足，錄在。周人者，蓋敝者，謂京師之內，人所作，其人或微不足，錄在。周人者，上服，皆無常，故下民亦不齊。刺幽王，當此之時，亦無常，非指刺王身，故序不言刺王。然風俗不齊，亦者，行德，服非一，亦刺王也。服謂在體，使之衣，德謂身之，不變，既觀其服，威儀維德之隅，由德一行，有常，故服。在於心，不可知其不一，否也。經五章，皆陳古者，故說長，民不貳，於經無所當也。唯傷今不復見古

之。人是總敘五章之義。民者，兼男女，故經有士女二事。○禮服，謂至同也。○正義曰：冠弁，在首，衣之在身，皆是體之所服，直云衣，總謂在首者，明其兼之也。弁者，古冠之小號也。冠弁，總謂在首者，明其兼之類。皆在其中也。春官司服云：凡田冠弁，服謂委貌。不冠，為冠弁，對其餘弁，是而云。立名，非總謂冠弁，與此民，則與民為長者，皆昇之。故謂凡古者，明王時也。言長為官，倡導民為長者，皆昇之。故謂凡古者，明王時也。言長雖上及天子，諸侯皆是也。衣，宰卿遂之官，言凡語廣變易，無常，謂衣，不貳，明各於其事，不得差貳。故云對之矣。明為私處，舉動，故知謂休，燕閒，暇之處，宜自放縱，猶有常，則朝夕舉動，亦有常，明矣。此休燕，不改之類，非據衣，舉動，不失常，耳。即經所云：其非服也，言專為一明服，色齊，同也。也。其非服也，言專為一明服，色齊，同也。

詩卷之三

二

王元名

彼都人士狐裘黃黃其容不改出言有章傳彼彼明王

也釋云城郭之域曰都古明王時都人之有士行者

冬則衣狐裘黃黃然取溫裕而已其動作容貌既有

常吐口言語又有法度文章疾今奢淫不自責以過

差釋出如字士行下孟反下文行歸注行歸于周萬

民所望傳周忠信也釋云于於也都人之士所行要

歸於忠信其餘萬民寡識者咸瞻望而法倣之又疾

今不然釋望如字釋城郭至過差釋正義曰都者

釋本城作域正舉都邑者以都邑之士近政化有道先

舉古之都邑以駁今之都邑也士者男子行成之

稱敘言則民一德是所陳者人也入而言士故知都

人之有士行者非爵為士也月令孟冬天子始裘故

知冬則衣狐裘也以古之衣裘其上必有楊衣故知

取其溫裕而已禮記緇衣引此詩彼注云黃衣則狐

裘大蜡之服也詩人見而說焉以為大蜡之裘則狐

有衣楊矣言取溫裕者以注記之時未詳此詩之意

以狐裘黃者實大蜡時息民所服則黃衣故以言

焉至此觀經為解故不與彼同也若然息民之祭服

此狐裘則是尊貴之服矣庶人而得服之者彼狐之

黃者多黃狐之衣非貴服也息人臘祭服之者於夫

草木黃落象其時物之色故服之耳郊特牲云野夫

黃冠黃草服也注云言祭以息民服象其時物之

色季秋草木黃落是順時而服之非同於常祭其實

言之七月云一之日于貉箋云于貉往捕貉以自為
裘是庶人又以貉裘而禮無明文禮之所記不能盡
也七月又云取彼狐狸為公子裘則非公子不得衣
狐裘言庶人狐裘者以狐色不等若狐白非君不服
狐青及小而美者則可以供公子而庶人避其文故
言于貉若黃狐及麤惡者不廢庶人亦服之且孔子
云狐貉之厚以居狐連貉言之貉既庶人所服狐亦
服之明矣以庶人服犬羊不楊故此狐裘亦不楊取
其溫裕而已或以書傳云古者必有命民得乘節車
駢馬衣文錦彼都人士為命民故異於其餘庶民知
不然者此則思古之服則古之都邑之士則當皆然也
下言緇撮不異庶人則狐裘黃黃是庶人所當服矣
此思古人之善以刺今人之惡故箋總之云疾今奢
淫不自責以過差也以君子既有其服則常其容以
出於言而後為行故經以此為文也。都人士
至今不然。正義曰以經言萬民所望明都人為入
所法效也知寡識者以明王之時賞不遺才若深識
當為時所用今取法於都人故知寡識者以因前經

故言又疾今不然襄十四年左傳引此二句服虔曰
逸詩也都人士首章有之禮記注亦言毛氏有之三
家則亡今韓詩實無此首章時三家
列於學官毛詩不得立故服以為逸彼都人士臺笠
緇撮臺所以禦暑笠所以禦雨也緇撮緇布冠也

明王之時儉且節也臺如字爾雅作臺草名笠音
立緇側其反撮七活反夫音符
本亦彼君子女綢直如髮密直如髮也云彼君
子女者謂都人之家女也其情性密緻操行正直如

髮之本末無隆殺也綢直留反密也緻直置反本
亦作緻隆俗本作降殺所界反
又所我不見兮我心不說云疾時皆奢淫我不復
側反

見今士女之然者心思之而憂也。作不見後三章

弗見一本四章同。彼都至不說。正義曰言彼明

臺草為笠。緇布為冠。以撮持其髮。是儉而且節。此都

人之行。如是則為君子。之人矣。彼都人君子之家。女

其情性密緻。操行正直。如人之頭髮。然其本末無隆

殺。言其性行終始不變也。今既不然。士女淫慾。我今

不復得見。古之都人。士女德行如是。今由此我心不

歡。說而憂。心思古也。臺所至布冠。正義曰。臺

草名。可以為笠。則一也。而傳分之者。蓋本禦暑。故良

耜曰。其笠伊糾。因可以禦雨。故傳分之。以充二事焉。

以緇撮為一。知臺笠不二矣。是以臺至且節。正

義曰。禹貢有島夷卉服。彼卉者。是草之總名。但島夷

居下濕。而常服之。此臺草之一名。亦卉也。郊特牲曰。

大羅氏天子之掌鳥獸者。諸侯貢屬焉。草笠而至尊

野服也。則草笠野人之服。是賤者也。前裘則冬所衣

此笠。則夏所用。各舉其一。而言之。以臺皮為笠。緇布

為冠。不用美物。故云儉言。是。小撮持其髻而已。是

且節也。鄭知取此義者。以言狐裘。即述其容貌。言

行此下。不述言行。故舉其冠。笠以表節儉也。案郊特

牲云。太古冠布。齊則緇之。冠而敝之。可也。注云。此重

古而冠之耳。三代改制。齊冠而敝之。可也。則此應始冠

緇布。冠自諸侯。下達冠而敝之。可也。則此應始冠而

敝之。今都人以為常服者。士以上。冠而敝之。則此應始

雖得服委貌。因而冠之。而儉者。服緇布。故詩人舉而

美焉。故論語。今也純儉。注云。純當為緇。則緇亦得為

紵。帛何知非紵。帛為玄冠。而言緇布者。以緇雖古布

帛。兩名。但宇從才者。為帛。從甬者。為布。此言緇故。士

非帛。且若帛。為玄冠。則有制。度不得言緇。故士冠

禮云。緇布冠。頰項注云。緇布冠。無笄者。著頰鬢際

結項中。隅為四綴。以固冠也。項中有緇。亦由固頰鬢

之耳。今未冠。笄者。卷頰鬢象之所生也。是緇布冠。自當

制小。故言撮。以此益明。非玄冠。若然。緇布冠。制自當

小。言明王之時。儉且節。解不著玄冠。而著緇布。如

意。故雖禮制之小。亦由儉節而著之。○密直如髮

意。故雖禮制之小。亦由儉節而著之。○密直如髮

正義曰傳變網言密則以網為密也。網者網綴之言。故為密也。彼君子至隆殺。正義曰文承於上。故以彼君子女謂都人之家女也。以密在於心。故言情性直見於外。故言操行謂所操持之行跡也。能始終不虧。故言本末。彼都人士充耳琇實。傳琇美石也。無隆殺定本隆作降。彼都人士充耳琇實。傳音誘填他見反。彼君也。云言以美石為填。填塞耳。音誘填他見反。彼君也。

子女謂之尹吉。傳尹正也。云吉讀為姑尹氏。姑氏

周室昏姻之舊姓也。人見都人之家女咸謂之尹氏。姑氏之女言有禮法。姑其吉反。又其乙反。我不見兮。

我心苑結。云苑猶屈也。積也。首鬱又於阮反。徐。彼

至苑結。毛以為言彼明王之時。都人之有士行者。苑耳。以琇之美。石實其耳。是其有節制也。彼都人有

君子之德。其家之女謂之正直而嘉善矣。我今不見。古之士女德服如是。我心為之苑然。盤屈如繩索之為結矣。鄭唯尹姑為異。餘同。傳琇美石。次玉也。然琇曰淇。與傳曰琇瑩。美石說文云琇美石。次玉也。然琇是美石之名耳。而此傳俗本云琇實。美石者誤也。今定本毛無實字。說文直云琇石。次玉則實非玉名。故王肅云以美石為瑱。塞實其耳。義當然也。淇與說武公之服。以琇為充耳。此都邑庶人亦用琇者。禮天子以純王者。侯以下則玉石雜。衛風自舉石言之。其實玉多而石少。非全用石也。此則庶人無玉用石而已。其用之石則與諸侯之同名。故俱言琇也。傳云尹正。正義曰釋言文王肅云正而吉也。易繫辭云吉人。之辭寡。吉讀至禮法。正義曰言謂之者是。指成事而謂之。故易傳也。尹既。是姓則吉亦姓也。故讀為姑。美其人而謂之。尹姑者。以尹氏太師常武。經曰王謂尹氏。昭二十三年。尹氏立王子朝。是其世為公卿。與同室為昏姻也。韓奕云為韓姑。相攸言汾王之甥。

是姑與周室為昏姻也一八宣三年左傳云鄭石癸曰
吾聞姬姑耦其子孫必蕃姑吉人也后稷之元妃也
言姬姑耦明為舊姓以此知尹亦有昏姻矣既世貴
舊姓昏連於王室家風不替是有禮法矣故見都人
之女有禮法者謂之尹姑也孫毓云尹氏姑氏衰世
舊姓豈必能賢案篇義思古之人則所言皆斥明王
之時不得以彼都人士垂帶而厲彼君子女卷髮如
衰世為難矣彼都人士垂帶而厲彼君子女卷髮如
蔓傳厲帶之垂者云而亦如也而厲如擊厲也擊
必垂厲以為飾厲字當作裂蔓螿蟲也尾末捷然似
婦人髮末曲上卷然鄭當作裂音列卷音權注及下
同蔓初邁反又勑界反茲蟲也通俗文云長尾為蔓
短尾為蠖蠖音虛伐反擊薄寒反螿音釋本又作蠶
蔓又張經反一音其變五上時掌反我不見兮言

從之邁

云言亦我也邁行也我今不見士女此飾

心思之欲從之行言已憂悶欲自殺求從古人
至之邁。毛以為言彼明王之時都人之有士行者
垂其帶之飾而有厲然言其服飾有常也彼都人君
子之家女乃曲卷其髮末如蠶之尾言其容儀有法
也今之士女皆奢淫不然我今不見古之士女如是
儀飾以是故心中思之我欲從之其當自殺以行而
求古人言已憂悶不能自勝也鄭唯以垂帶如擊裂
為異餘同。厲帶之垂者。正義曰毛以言垂帶
而厲為絕句之辭則厲是垂帶之貌故以厲為帶之
垂者。而亦至卷然。正義曰以言如蠶將外物
以此髮曲則而厲亦將外物以比帶垂故云而亦如
也以蠶已言如故言亦如也彼服虔以擊為大帶也鄭
二年左傳云擊厲游纓也彼服虔以擊為大帶也鄭
意則不然內則云男擊革女擊絲注云擊小囊盛悅
巾者男用韋女用緇有飾緣之則是擊裂與詩云垂

帶如厲紀子帛名裂繻字雖今異意實同也以鄭彼
注言之則鞶是囊之名但有飾緣之垂而不名之為
裂鞶必垂裂以為飾言帶之垂似之也以紀子帛名
裂繻故言厲字當作裂也昭四年左傳曰其父死於
路已為蔓尾言蔓尾有毒也故以為螫蟲其末尾捷
然似婦人髮末曲上卷然也禮歛髮無鬣而有曲者
以長者盡皆斂之不使有餘而短者若鬢傍不可斂
則因曲以為飾故不同也定本及集本捷下皆無然
字。○我今至古人。正義曰上言帶髮故言士女
此飾也以上章有我心此言從之邁故知心思之彼
人已死而欲從之行故知匪伊垂之帶則有餘匪伊
憂悶欲自殺求從古人

卷之髮則有旗傳旗揚也云伊辭也此言士非故

垂此帶也帶於禮自當有餘也女非故卷此髮也髮
於禮自當有旗也旗枝旗揚起也餘揚也我不見兮

云何肝矣云肝病也思之甚云何乎我今已病也

肝喜匪伊至肝矣。正義曰此承上章之文故
俱反匪伊之上闕帶髮之文見於下句以法所
當然是於禮有之也禮大帶垂三尺是矣此下二句
初直不悅後更苑結故欲自殺而未能所以為病為
事之次也

都人士五章章六句

采綠刺怨曠也幽王之時多怨曠者也怨曠者君

子行役過時之所由也而刺之者譏其不但憂思
而已欲從君子於外非禮也思息嗣采綠四
反下皆同怨曠非王政而錄之

句至曠者。正義曰謂婦人見夫行役過時不來
怨已空曠而無偶也婦人之怨曠非王政而錄之

於雅者以怨曠者為行役過時是王政之夫故錄
之以刺王也經上二章言其憂思下二章恨本不
從君子皆非禮。正義曰婦人思夫情義之重禮
所不責故知譏其不但憂思而已欲從君子於外
非禮也禮婦人送迎不出門况從夫行役乎雖憂
思之情可閱而欲從之語為非
故作者陳其事而是非自見也

終朝采綠不盈一躬傳興也自旦及食時為終朝兩手

曰躬變云綠王芻也易得之菜也終朝采之而不滿
手怨曠之深憂思不專於事。躬弓六反注本或一

易以予髮曲局薄言歸沐傳局卷也婦人夫不在則

不容飾變云言我也禮婦人在夫家笄象笄今曲卷

其髮憂思之甚也有云君子將歸者我則沐以待之
。局其王反卷音權下。終朝至歸沐。毛以為言
同。又脊勉反沈其言反。人有終朝采此綠葉而不
能滿其一躬此采者由此人志在於他故也以此
婦人終日為此家務而不能成其一事者此婦人由
志念於夫故也故言我之憂思之甚也。薄容飾今不洗沐
其髮徒曲卷而已是憂思之甚也。薄知我君子之將
歸我則沐髮以待之。今之不沐由無君子故也。鄭
唯婦人身自采綠不興為異餘同。傳興也至曰躬
。正義曰毛以婦人不當在外故以興終朝者是
終竟於朝故至食時也。躬物必用兩手故曰兩手曰
躬。今言其不盈故為易得而不滿是其難得則不盈是
以田禮婦至待之。正妻曰解所以曲卷者禮婦人
不在夫家當笄此象骨之笄今曲卷其髮則去其笄而
不用是憂思甚也此訓言為我我君子也我則沐以

待之此我義勢終朝采藍不盈一簪傳衣蔽前謂之

所加非經言也藍盧談反沈力其反簪傳五日為

期六日不詹詹至也婦人五日一御變云婦人過

於時乃怨曠五日六日者五月之日六月之日也期

至五月而歸今六月猶不至是以憂思詹音占終朝

詹。毛以上二句與前同下二句言婦人五日一進

御於夫言常時以五日為御之期而望之至六日而

不至尚以為恨况今日月長遠能無思乎舉近以喻

遠也。鄭以上二句為賦也自與前同下二句言婦人

本與夫以五月之日為還期今六月之日而不至是

為行役過時所以怨曠憂思謂衣蔽前謂之簪正

義曰釋器文也李巡曰衣蔽前衣蔽膝也藍染

草。正義曰以藍可以染青故淮南子云青出於藍

月令仲夏無刈藍是可以染之草。婦人五日一

御。正義曰內則云妾雖年未滿五十必與五日一

御是傳之所據也傳以彼文不辨尊卑則通及庶人

王肅云五日一御大夫以下之制傳意或然也其天

子諸侯御之日數則傳無文焉婦人之思夫必過時

乃怨曠毛雖云五日一御不必夫行六日便即怨也

當是假御之期日以喻過時耳孔晁曰傳因以行役

過時刺怨曠也故先序家人之情而以行役者六日

不至為過期之喻非止六日毛意當然也鄭五日之

御則不然故內則注云五日一御諸侯制也諸侯取

九女姪娣兩兩而御則一日次兩媵則四日次夫人

專夜則五日也是鄭以五日為諸侯制非大夫以下

御婦人之日限也其天子則九宮九嬪掌婦學之法

以教九御注云自九嬪以下九而御於王凡羣妃

人當一夕三夫人當一夕世婦二十七人當三夕九嬪九

御八之法月與后妃其象也早者宜先尊者宜後

御見之九法注云自九嬪以下九而御於王凡羣妃

御八之法月與后妃其象也早者宜先尊者宜後

御八之法月與后妃其象也早者宜先尊者宜後

御八之法月與后妃其象也早者宜先尊者宜後

御八之法月與后妃其象也早者宜先尊者宜後

御八之法月與后妃其象也早者宜先尊者宜後

契制故月上屬為天使歸從夫故月紀是鄭差後宮
之數為夫子御日之文也九以御女八十一人而言九
御知當九夕以數準之一以是十五日一皆九人當一
也夫自自然三亦當一以是故知其相當故因引孔子
當故云然亦者皆取其所感者是以內則之注亦先姪
之言以證之由光盛故知反之是以前先推之則
也望後則月由準此也諸侯夫人則亦望前望
後從早者起而夫人三日一御士有妾二如之以此
大夫一妻二妾三日一御士有妾二如之以此推之則
無妾其妻每夜而進之此所以與毛異也。御庶人多
至憂思。正義曰箋解婦人所以怨曠之意由過時
故也。則此過時之言故不為日數也。雖言以日為喻
五日一御非庶人之禮又其喻懸而不愜故易傳云
五日六日者五月之日六月之日是過時所以為憂思也
而歸今六月猶不至是過時所以為憂思也
于將言韋其弓之于于釣
言綸之繩
云之子是子

也謂其君子也于往也綸釣繳也君子往狩與我當
從之為之韋弓其往釣與我當從之為之繩繳今怨
曠自恨初行時不然。符尺收反韋勅亮反發也沈
倫繳音灼亦作故同與音。婦之子至之繩。正義曰
餘下同為于為反下同。婦人既思夫不見悔本
不隨之共行云我本應與之俱去若是子之夫往狩
與我當與之韋其弓謂射訖與之弛弓納于韋中也
是子之夫往釣與我當與之綸之繩謂釣竿之上須
繩則已與之作繩今不見而思故悔本不然。綸
釣繳。正義曰釋言云綸綸也則繳者謂繫繩於釣竿也
繩於矢而射謂之繳射則釣繳者謂繫繩於釣竿也
經云言綸之繩謂之繳射則釣繳者謂繫繩於釣竿也
綸也說文云繳生絲縷也則釣繳與弋射其繩皆生絲
為其釣維何維魴及鱖維魴及鱖薄言觀者云觀

多也此美其君子之有技藝也鈞必得魴鱣魴鱣是

云其多者耳其衆雜魚乃衆多矣。魴音防鱣音敘

詩作觀其鈞至觀者。正義曰既恨不從君子

其綺反符鈞故此又說其鈞之技上兼有符此

偏言鈞者因上鈞文在下接而申之耳此不從之行

而知其獲多者言本在家之鈞非謂役中時也俗本

作觀觀誤也定本集註並作多

采綠四章章四句

黍苗刺幽王也不能膏潤天下卿士不能行召伯之

職焉陳宣王之德召伯之功以刺幽王及其羣

臣廢此恩澤事業也。上。照反注及下同。召。黍苗

章四句至之職焉。正義曰作黍苗詩者刺幽王

也。以幽王不能如陰雨以膏澤潤及天下其下卿士

又不能行召伯之職以勞來上衆臣之廢職由君

失所往故陳召伯之事以刺之也膏潤者以君之

恩惠及下似雨澤之潤於物然水之潤物又似脂

膏故言膏潤也此敘君臣互文以相見言卿士不

能行召伯之職則王不能膏潤天下謂不能如宣

王也以經言召伯不言宣王故敘因而互文以見

義也此皆反經而敘之首章上二句是宣王之能

膏潤也下二句以盡卒章皆召伯之職也言卿士

不能行則召伯時為卿士矣故國語韋昭注云召

公康公之後卿士也左傳服虔注云召穆公王卿

士是也經言召伯亦作上公為二伯以兼卿士耳

。陳宣王至事業。正義曰召伯之為卿士宣王

時也故知陳宣王之德召伯之功以刺幽王及其

羣臣廢此恩澤事業也膏潤是恩澤召伯之職是

芄芄黍苗陰雨膏之傳

興也芄芄長大貌

云興者喻

天下之民如黍苗然宣王能以恩澤育養之亦如天

之有陰雨之潤芄浦東反一音扶維反長張丈反悠悠南行召伯勞

之傳悠悠行貌云宣王之時使召伯營謝邑以定

申伯之國將徒役南行衆多悠悠然召伯則能勞來勸

說以先之營謝邑將徒役一本作將師旅來音資說

音悅又芄芄至勞之正義曰言芄芄長大者是以

始說反芄芄也此黍苗所以得長大者天以陰雨

之澤膏潤之故也以興宣王之時悅樂者是衆人也

此衆人所以得悅樂者由王以恩惠之澤養育之故

也以黍苗之仰膏雨猶衆人之仰恩惠是宣王能膏

潤天下今王不能然故舉以刺之又其時之人在國

則蒙君之恩澤其行又得臣之勞來故言悠悠衆多

而南行者是營謝邑之人召伯則又能勞來勸悅以

先之言知人之勞苦也今幽王之時人苦而臣不知

又刺之宣王至先之正義曰以高高言王命

召伯定申伯之宅又曰因是謝入與四章肅肅謝功

相當故知此南行謂宣王之時使召伯營謝邑以定

申伯之國將徒役南行也言南行是舉其始去而

勞之故言召伯則能勞來勸悅以先之謂閱其勤勞

身先其苦也我行既集蓋我任我輦我車我牛我行

云歸哉謂事訖而勞之我任我輦我車我牛我行

既集蓋云歸哉任者輦者車者牛者云集猶成

也蓋猶皆也營謝轉錾之役有負任者有輓輦者有

將車者有牽傍牛者其所為南行之事既成召伯則

音壬注同輦力展反沈連與反譚
音運輓音晚傍薄浪反為干偽反
行爲總此言行中之別從召伯之南行其轉運謂有
我負任者我輓輦者我將車者我牽傍牛者我召伯
所爲南行之事既成謂營謝畢召伯則皆告之云可
歸哉言宣王之時功役有期臣司其職今王役無休
止臣廢其事故刺之
此四者明任輦車牛則各有其人故事別歷言之
諸言蓋猶至止時。正義曰蓋者疑辭亦爲發端而孝經
之得也檀弓云蓋有受我而厚之是發端也此詩人
指事而述非有可疑事在末句不爲發端而其上歷
陳四事故爲皆也下章美召伯營謝之功任輦車牛
是轉運所用故營謝邑轉運之役也有負任者謂器
物人所負持生民云是任是負文別爲二故箋以任
爲抱此一者以相對則任在前負在背此任謂人所
辦荷隨其所在總之皆爲任也輦車人輓以行故云
輓車者有將車者此轉運載任則是大車以駕牛者

也有牽傍牛者秋官罪隸職云凡封國若家牛助爲
牽傍鄭司農云凡封國若家謂建諸侯立大夫家也
文謂牛助國以牛助轉徙也罪隸牽傍之在前曰牽
在旁曰傍此營謝即封國也宜使罪隸牽傍其牛也
既云將車者牽之有牛而將之而別云牽傍牛者此
牛在輓之外不在輓中故別牽傍之地官牛人云凡
軍旅行役共其兵車之牛與其牽傍以載公任器注
云牽傍在輓外輓牛也人御之彼雖非封國要牽傍
亦在輓外以此知不與將車同也箋以召伯所勞當
是勞人故歷言其事以表其名自別人又以罪隸之
文參之知牛爲牽傍與車不同也此舉其歸反以刺
時故刺今王使人行役嘗無休止之時下章從此可
知故**我徒我御我師我旅我行既集蓋云歸處**徒
行者御車者師者旅者
云步行曰徒召伯營謝邑
以兵衆行其士卒有步行者有御兵車者五百人爲

旅五旅為師春秋傳曰諸侯之制君行師從卿行旅
從。士卒尊忽反一本作徒行至旅者。正義
士眾從才用反下同曰傳亦見四者事別而
分以言之旅屬於師徒行御車還是師旅之人而經
別之者以其所司各異故亦歷言以類上章也釋訓
云徒御不驚以徒為輦者也此與上我輦異章故知
徒行也。召伯至旅御。正義曰此言師旅故云
以兵眾行其士卒有徒行者曰君行師從卿行旅從
五旅為師夏官序文春秋傳曰有御車者五百人為旅
定四年左傳文彼文無諸侯之制一句鄭亦以義言
之明天子之卿與諸侯同故有師也彼傳君行師從
謂嘉好之事服虔云謂會同杜預云謂朝肅肅謝功
會此雖作役非征伐故同嘉好之事也

召伯營之烈烈征師召伯成之

傳

謝邑也

云肅肅

嚴正之貌營治也烈烈威武之貌征行也美召伯治謝

邑則使之嚴正將師旅行則有威武也原隰既平泉

流既清召伯有成王心則寧

傳王治曰平水治曰清

云召伯營謝邑相其原隰之宜通其水泉之利此

功既成宣王之心則安也又刺今王臣無成功而亦

心安。治直吏反下傳士治至曰清。正義曰此

原隰者以其最利於人故特言之

黍苗五章章四句

隰桑刺幽王也小人在位君子在野思見君子盡心

以事之

隰桑四章章四句至事之。正義曰君

子

在位雖經無所當而首章箋反求此義則原上之
桑不能然以刺時小人在位無德於民是亦小人
者在位之事也思見君子盡心以事之
者即上三章下二句及卒章是也

隰桑有阿其葉有難傳興也阿然美貌難然盛貌有以

利人也傳云隰中之桑枝條阿阿然長美其葉又茂

盛可以庇廕人興者喻時賢人君子不用而野處有

覆養之德也正以隰桑興者反求此義則原上之桑

枝葉不能然以刺時小人在位無德於民反庇必利

反又彼備反既見君子其樂如何傳云思在野之君

子而得見其在位喜樂無度樂音洛疏隰桑至如

曰言隰中之桑枝條其阿然而長美其葉則其難然
而茂盛其下可以庇廕人往息者得其涼也以與野
中君子其身有美德可以覆養人事之者蒙其利也
既隰中之桑盛如此則原上之桑不能然是不可以
庇廕也猶野中君子德如是則在位小人不能然為
不能覆養也由小人在位而無德故今思見在野君
子而尊事之若既得見在野之君子置之於位我則
其為喜樂知復如何乎言其樂之甚也傳阿然至
利人。正義曰阿那是枝葉條垂之狀故為美貌難
為葉之茂沃言葉之柔幽是葉之色言桑葉茂盛而
柔軟則其色純黑故三章各言其一也由葉茂而陰
厚所以庇廕人息者得其涼之利故言難然有以利
人言有此陰涼以利人以喻君子之亦有德澤以利
人也傳隰中至於民。正義曰以有阿之下別言
其葉則阿非葉狀故枝條長美菀柳云不尚息焉則
知舉此茂美亦取庇廕為喻故興在野君子有覆養
之德也知反求此義者以序言小人在位君子在野
為相對今舉隰而無原故知有反求之義以此小人

無德於民矣詩中單言隰者多矣若隰有萇楚不必
反以對原唯義所在故不同故夏書傳曰下濕曰隰
桑非能水之木而言隰桑美者以桑不宜在停水之
地宜在隰潤之所隰之近畔或無水而宜桑以今驗
之實然隰桑有阿其葉有沃傳沃柔也沃柔也酷反沃烏既見
君子云何不樂隰桑有阿其葉有幽傳幽黑色也幽
於糾反既見君子德音孔膠傳膠固也云君子在位
民附仰之其教令之行甚堅固也音交心乎愛矣遐
不謂矣中心藏之何日忘之云遐遠謂勤藏善也
我心愛此君子君子雖遠在野豈能不勤思之乎宜
思之也我心善此君子又誠不能忘也孔子曰愛之

能勿勞乎忠焉能勿誨乎藏鄭子郎反王才郎反誨乎孔子至
義曰引論語者彼以中心善之不能無誨此則
中心善之故心不能忘其義略同故引以為驗

隰桑四章章四句

白華周人刺幽后也幽王取申女以為后又得褒姒
而黜申后故下國化之以妾為妻以孽代宗而王
弗能治周人為之作是詩也申姜姓之國也褒

姒褒人所入之女姒其字也是謂幽后孽支庶也
宗適子也王不能治已不正故也華音花取七
為于偽反疏白華八章章四句至是詩。正義曰
適音的白華詩者周人所作以刺幽王之后

也幽王之後襄姒也幽王初取申女以爲后後
得襄姒而黜退申后襄姒妾也王黜申后而立之
由此故下國諸侯化而幽王弗能治而正之使天下
之孽代本適之宗而幽王爲之而作白華之詩以
敗亂也申后之黜幽王所爲而刺襄姒者言刺襄
刺之也申后之黜幽王所爲而刺襄姒者言刺襄
黜則幽王之惡可知以襄姒遠以王刺后使帝見
世紀云幽王三年納襄姒八年立以爲后則得在
三章皆言王遠申后在八年此詩之作在見黜之後經
八國化之即五章鼓鐘于宮聲聞于外是也此詩
主刺王之遠申后但王爲此以明之○國所化故
經略文以見意序具述其事以明之○國所化故
正故○正義曰欲明申爲國名故云姜姓之國襄
姒其字者婦人因姓爲字也以申襄姒皆爲王后故
辯之云是謂幽后以其被刺明襄姒矣孽者孽也

樹木斬而復生謂之孽以適子比根幹庶子比支
孽故孽支庶也中候曰無易樹子注云樹子適子
玉藻云公子曰臣孽注云孽當爲栝文王曰本支
百世是適子比樹本庶子比支孽也宗適子者以
適子當爲庶子之所宗故稱宗也王以襄姒代申
后下國化之正以妾爲妻耳并言以孽代宗者既
以妾爲妻母愛者子伯服則妾之所生代適子故
連言之鄭語云而娶是女使至於爲后而伯服
又曰王欲殺太子必求之申是幽王亦以伯服
太子故爲下國所化也天子執生殺之柄所以
能治下國者以已不正故也昭四年左傳椒舉
云無瑕者可以戮人是已不正不可以治人也

白華菅兮白茅束兮 傳興也白華野菅也已漚爲菅

云白華於野已漚名之爲菅菅柔忍中用矣而更取
白茅收束之茅比於白華爲脆興者喻王取於申申

后禮儀備任妃后之事而更納褒姒褒姒為孽將至

滅國。菅音奸漚烏候反柔也忍音刃脆七歲之子

之遠俾我獨兮。云之子斥幽王也俾使也王之遠

外我不復答耦我意欲使我獨也老而無子曰獨後

褒姒諧申后之子宜咎宜咎奔申。遠于顯反下注

及下皆同俾必爾反復扶。詁白華至獨兮。毛以為

又反諧則鳩反咎音極。詁言人刈白華已漚以為

菅又取白茅纏束之兮是二者以絮白相束而成用

與婦人有德已納以為妻兮又用禮道申束之兮是

二者以恩禮相與而成嘉禮者即端成絮白之謂今

之子幽王遠外我申后不復答耦我意欲使我獨老

如也。鄭以為言人既刈白華已漚為菅柔韌中用

今何為更取白茅收束之兮以白茅代白華則脆而

不堪用也以興王既聘申女已立為后禮儀充備兮

何為更納褒姒嬖寵之兮以褒姒代申后則妬而將

滅國也寵褒姒以黜申后似取白茅而棄韌菅故以

為喻餘同。白華一名野菅郭璞曰茅屬也此白華亦

草云茅菅類也漚之柔韌異其名謂之為菅因謂在野

未漚者為野菅也王肅云白茅束後成室家也傳意或然

道宜以端成潔白相申束然後成室家也傳意或然

申后明以菅茅相比故以韌脆為喻以菅漚之明韌

也茅不漚故脆也言取白茅收束之言收束以擬用

非以束白華也茅雖比菅為脆其實茅亦不可用七

月云晝爾于茅宵爾索綯是茅可以為索與者以善

惡相比為喻耳。之子至奔申。正義曰遠是遠

申后故之子斥幽王以遠即連言獨故以不復答耦

解之也老而無子曰獨王制文也其後褒姒諧申后

詩經卷之二

廿九

孫貴清

用褒妙之謹使之奔申是王欲殺之而使申英英白

后無子探王此意故雖有子亦名爲獨也

雲露彼菅茅傳英英白雲貌露亦有雲言天地之氣

無微不著無不覆養箋云白雲下露養彼可以爲菅

之茅使與白華之菅相亂易猶天下妖氣生褒妙使

申后見黜詩英如字韓天步艱難之子不猶傳步行

猶可也箋云猶圖也天行此艱難之妖久矣王不圖

其變之所由爾昔夏之衰有二龍之妖卜藏其蔡周

厲王發而觀之化爲玄黿童女遇之當宣王時而生

女懼而棄之後褒人有獻而入之幽王幽王嬖之凡

謂褒妙夏戶雅反蔡士其反沫也又尸醫反爾雅

及傳菅茅申束之義故因言菅茅之蒙養英英然者

是鮮潤之白雲下露潤彼菅之與茅使之得長成是

天地之氣無微不著無不覆養然天不遺物尚養彼

菅茅天何爲獨行艱難於我申后令之子幽王不可

於我而見黜退不得覆養是菅茅之不如也鄭以

爲英英之白雲降露潤養彼可以爲菅之白茅使與

白華之菅相亂易猶蒼天下妖氣生彼可以爲后之

褒妙令與申后相換代也天生褒妙以惑周若雲之

養茅以亂用則爲天下之妖然其妖本自夏世以至

於周時是此行此艱難之妖久矣之子幽王何故不

圖其變之所由來而寵之以代后將至於滅國乎

傳英英至覆養。正義曰以英英連白雲故爲白雲

貌言露亦有雲者以雨必有雲言亦亦雨也以今觀

之有雲則無露無雲乃有露言露亦有雲者露雲氣

微不映日月不得如雨之雲耳非無雲也若露濃霧

陸賈

合則清且為昏亦是露之雲也霜露所霑是天地之
氣故言天地之氣無微不著謂養萌芽以成大無不
覆養巨細皆潤之故管茅悉蒙養也。白雲至見
點。正義曰箋以上章言取茅而棄管喻寵褻妙而
熟申后故此章又申之言天養彼可以為管之茅使
茅與白華相亂易猶天下妖氣生褻妙使申后見點
退以此喻為切故易傳也。步行猶可。正義曰
舉足謂之步故為行也猶可釋言文王肅云天行艱
難使下國化之以倡為不可故也侯苞云天行艱難
於我身不我化之也如肅之言與上章不類今以侯為
毛說。天行艱難。天行艱難。天行艱難。天行艱難。
言天行艱難之妖久矣責王不圖其變之所由也若
然天故行妖以滅周則非人所能拒而令王圖之者
以天時人事理亦相符若人能改脩德行則可妖變
為祥太戊桑穀即其事也且王與滅實有天期要忠
臣烈士不可委之上天默然不諫龍逢比干皆伏死
以爭故詩人諷詠亦勸王之謀也昔夏之衰以下之

事皆出外傳鄭語曰宣王之時童謠曰檠弧箕服實
亡周國於是宣王聞之有夫婦鬻是器王使執而戮
之府之小妾生女而非王子也懼而棄之此人可
以奔褒褒人有獄而以為入天之命此久矣其人也
為乎訓語有之曰夏之衰也褒人之神化為二龍以
同于王庭而言曰余褒之二君也夏后卜殺之與去
之與止之莫吉卜請其縈而藏之及殷周莫之發也厲王
告之龍亡而縈在櫝而藏之及殷周莫之發也厲王
之末發而觀之縈流於庭不可除王使婦人不悻而
謀之化為玄龜以入于王府之童妾未既亂而遭
之既笄而孕當宣王而生不夫而育故懼而棄之為
弧服者方戮在路夫婦哀其夜號也而取之以逸逃
于褒褒人有獄而以為入于王而嬖是女使至於為
后而生伯服此其文也彼韋昭注曰褒人褒君共處
曰同二君二先君也縈龍所吐沫龍之精氣也厲王
之末流氣之歲也裳正幅曰幃幃謹呼也龜或為蚌
蚌蜃蜃也毀齒曰齒未既亂毀未畢也女七歲而毀
齒孕妊身也女十五而笄也由此言之昭以龜非陸

詩流十五

二十一

王余

地之物故云或為蛇蜥也以其言未故為流彘之
歲若流彘之後則越去王都不得復觀之矣帝王世
紀以為幽王三年癸亥癸亥癸亥癸亥癸亥癸亥
宣王三十六年崩是先幽王之立十二年而然則宣王
後宣王立自宣王三十九年上距流彘之歲為十四年而
年流彘時童妾七歲則生女特母年五十六凡在母
腹五十年其母共和九年而笄年十五而孕自孕後
尚四十二年而生作為 **滌池北流浸彼稻田** **傳** 滌流
妖異故不與人道同 **貌** **箋** 云池水之澤浸潤稻田使之生殖喻王無恩意
於申后滌池之不如也豐鎬之間水北流 **皮休二反**
浸子鴉反字亦作寢 **嘯歌傷懷念彼碩人** **云碩大**
殖市力反鎬戶老反 **也妖大之人謂襄妙也申后見黜襄妙之所為故憂**

傷而念之 **嘯** 音歎本亦作嘯妖古卯 **疏** 池水至
義曰以浸者蒙潤之言稻又能水之物此刺申后見
黜而以此喻之故知池水之澤浸潤稻田使之生殖
喻王無恩於申后滌池之水不如也言其北流是目
所覩見此詩周人所作則此池是周地之水故云豐
鎬之間水北流文王有聲箋云豐在豐水西鎬在豐
水東然則豐鎬之間唯豐水耳而謂之池者家語云
今池水之大誰知非泉焉召旻曰池之竭矣不云自
頻則池者下田畜水之左且言浸者不得在豐水之
中則此池在豐水之左右其池汙下引豐以溉灌故
言浸彼稻田也池水當得停而亦言北流者以池上
引豐水亦北流不指言豐明池水亦北流也 **碩大**
直云水北流不指言豐明池水亦北流也 **碩大**
也又言彼以外之故知謂襄妙而念之是念其不當然
為妖大之人王肅云碩人謂申后也孫毓云申后廢
黜失所故嘯歌傷懷念之而勞心毛既不為之傳意

當與**維彼桑新**印**烘于熇**印我烘燎也熇焜竈也

鄭同桑新宜以養人者也云人之樵取彼桑薪宜以炊

養饕之爨以養食人桑薪薪之善者也我反以燎於

焜竈用炤事物而已喻王始以禮取申后禮儀備今

反黜之使為卑賤之事亦猶是○樵但焦反印五綱

洪說文巨凶甘凶二反孫炎音恭焜市林反燎音了

又力弔力召二反焜音恚又丘弭反郭云三隅竈也

說文云行竈也呂沈同音口頰反何康瑩反顧野王

口井鳥攜二反炊昌垂反注同饗於恭反館尺志反

爨七亂反食音嗣炤音照卑

如字下又卑兮反并注同

維彼碩人實勞我心

樵彼至我心。正義曰有人樵取於彼桑木之薪不

以炊爨云我用之燎於焜竈炤物而已桑薪薪之善

者宜以炊爨而養人今不以炊爨反燎于焜竈失其

所也○興幽王聘納彼申國之女不以為后反黜之

使為卑賤之事而已申后有德宜居王后之位而

母養天下今不以當尊反黜為卑賤非其宜矣申后

之見黜衰妙之由故惡衰妙言彼妖大之人衰妙由

此而廢申后實勞病我之心○焜焜燎至養人。正

義曰焜燎釋言文舍人曰焜以火燎也釋言又云焜

焜也舍人曰焜焜焜也郭璞曰今之三隅竈也然則

焜者無益之竈其上燃火謂之焜本為此竈上亦燃

火照物若今之火爐也○桑薪為善比之申后言宜

以養人猶申后宜以母養天下也○人樵取至

亦猶是。正義曰少儀云抱樵注云未燃曰樵則樵

者薪之一名但諸事皆反其名以名其事此樵彼桑

薪猶薪是獲薪也此以燎焜為不宜明其宜炊爨也

故知宜炊饗饕之爨饗以煮肉饕以炊飯雙言之也

煮肉亦言炊者以炊然火之名故可以通焉以為美

食故可以養人申毛義也以桑薪之善故喻申后之

禮儀也申后為后得以養人為喻者以后正位於內

詩疏

則化行於外天下蒙澤而得鼓鍾于宮聲聞于外傳
其利是母而養之故為喻也

有諸宮中必形見於外箋云王失禮於內而下國聞

知而化之王弗能治如鳴鼓鍾於宮中而欲外人不知亦不可止見賢通反念子慄慄視我邁邁傳邁邁

不說也箋云此言申后之忠於王也念之慄慄然欲

諫正之王反不說於其所言反慄七感反說文七倒

慘邁如字韓詩及說文並作怖怖乎吹反又乎葛反

又匹代反韓詩云意不說好也許云狠怒也說音悅

同疏鼓鍾至邁邁正義曰言有人鼓擊其鍾于宮

也疏內其聲必聞于外擊鍾而欲外之不聞不可得

后而使天下之不傲王亦不可得也言王之失德將

化流天下何以廢申后乎又言申后之忠於王申后

念子幽王之惡慘慘然欲諫正之是其可憫何為主

反視我申后邁邁然不說其所言乎箋此言至所

善正義曰邁邁是不悅之狀為王所不悅者唯申

后耳故以我為申后反以相對故以子為幽王慘慘

非悅順之辭故知欲諫正王惡是其忠也因諫而邁

邁是不悅也傳有鷺在梁有鶴在林傳鷺禿鷺也箋云鷺

也鶴也皆以魚為美食者也鷺之性貪惡而今在梁

鶴潔白而反在林與王養褻姒而餒申后近惡而遠

善鷺音秋鳥名鶴呼各反禿吐木維彼碩人實勞

我心疏有鷺至我心正義曰有禿鷺之鳥在於魚

鶴也皆以魚為美食鷺之性貪惡而今在梁以食魚

鶴之鳥潔白而反在林中以飢困以其有褻姒之身

詩統十五三

在於寵位有申后之身反在卑微然褻也申也皆以
后為尊貴褻似性邪佞今在位而得寵申后備禮儀
反卑賤而飢餒言王近惡而遠善非其宜也以此維
彼妖大之人實勞亂我之心曲矣。○鶯也至遠善
。正義曰此舉二鳥明喻二人易稱鳴鶴在陰是善
鳥也故喻申后鶯實惡鳥以興褻似今鶯言梁鶴言
林是舉鶯在梁得魚對鶴在林無魚故知皆以魚為
美食為喻也既以食為喻故知喻所養言王養褻似
而餒申后是近惡而遠善近者養之遠則餒
之故又以近遠言之猶梁林非一處者也 **鶯鶯在**

梁戢其左翼

云戢斂也斂左翼者謂右掩左也鳥

之雌雄不可別者以翼右掩左雄左掩右雌陰陽相

下之義也夫婦之道亦以禮義相下以成家道。別

反下段嫁 **之子無良二三其德** 云良善也王無答

耦已之善意而變移其心志令我怨曠。令力 **疏**

至其德。正義曰以王非義黜后故以義責之言有
鴛鴦之雄鳥在於魚梁尚斂其左翼是左翼斂在右
翼之下為雄下雌之義故恩情相好以成匹耦以興
夫妻聚居男當有屈下於女為陽下陰之義故能禮
義相與以成家道今幽王何為不卑下申后以成夫
婦乎之子幽王反無答耦我申后之善意秉心不一
而二三其行以為於德變易其心志令我申后怨曠
失鴛鴦斂翼相下之義也。○斂左至家道。正義
曰言斂其左翼是左翼任下故知謂右掩左也鳥之
雌雄不可別者以翼知之右掩左雄左掩右雌皆釋
鳥文也以陰陽相下故似夫婦之道亦以禮義相下
以成家道也此經戢其左翼據雄者而言喻幽王當
下申后耳故其言不及雌但鄭因右掩左而欲辯其
雌雄故并引爾雅而解之見夫婦皆當相下也男有
下女之禮者即就而親迎之類是也周易艮下有扁
兌上咸為夫婦之卦其象曰止而說男下女也 **有扁**

斯石履之卑兮傳扁扁乘石貌王乘車履石箋云王

后出入之禮與王同其行登車亦履石申后始時亦

然今也黜而卑賤又必淺反之子之遠俾我底兮

傳底病也箋云王之遠外我欲使我因病禮反又祁

支疏有扁至底兮。正義曰作者以王黜申后故觀

反其昔日所乘之石而傷之言有扁扁然升之以

乘車者此石也申后嘗履之今忽然見黜而卑不復

得履之是其所以可傷也之子幽王之遠外我申后

欲使我申后困病兮故傷之。傳扁扁至履石。正

義曰有扁斯石文連履之故知扁乘石貌乘車之時

履此石而上故謂此石為乘石上車履石之貌扁扁

然也又言王乘車履石者言乘車之得履石唯王為

然今申后履之是其貴時與王同故繫王言之夏官

隸僕云王行則洗乘石鄭司農云乘石所登上車之

石也即此詩有扁斯石履之

卑兮謂上車所登石是也

白華八章章四句

詩流十五

詩流十五

詩流十五

毛詩註疏卷之十五 十五之二

Blank columns for text on the right page.

毛詩註疏卷第十五 十五之三

毛詩小雅 漢鄭氏箋

唐孔穎達疏

絲蠻微臣刺亂也大臣不用仁心遺忘微賤不肯飲

食教載之故作是詩也 微臣謂士也古者卿大

夫出行士為末介士之祿薄或困乏於資財則當

賙贍之幽王之時國亂禮廢恩薄大不念小尊不

恤賤故本其亂而刺之 絲蠻而延反下如字飲

皆同注如字介音界 絲蠻三章章八句至是詩。 賙音周贍市豔反 正義曰絲蠻詩者周之微

詩卷之十五

吳易

言五之三
賤之臣所作以刺當時之亂也。以時大臣卿大夫等皆不用仁愛之心而多遺棄，忽忘微賤之臣。至於其行不肯飲食，教載之謂在道困乏，渴則不與之飲，飢則不與之食，不教之以事，不載之以車。大不念小，尊不恤賤，是國政昏亂所致。故作是詩以刺之也。言刺亂者不為已困而私以責人，是王法為失，故言亂也。大臣不用仁心，遺忘微賤，敘其為亂之意於經為摠指而言之。經三章上四句是也，不肯飲食，教載之為三章下四句是也。由其不然，故經所以反而責之，不言誨之者，以教誨相對則為二散，則以微兼故畧之，以便文。○微臣至刺之。○正義曰：以微兼故畧之，微賤者惟士為然。府史則官長，辟除不在臣例。大夫則爵尊，祿重，是為大臣。故知微臣謂士亂世之作詩，亦應多矣。此篇獨言微臣者，以為此大臣遺忘微賤而刺之義。取於微故言之也。又解所以怨大臣遺忘之者，以古者卿大夫出行，士為末介，以士之祿薄或困乏於資財也。言或容有不困者，以資財則當調贍之，以不調贍為遺忘也。知士為末

介者以為賓而作介，猶為主而作擯，以聘禮及聘義皆言士為紹擯。繼於卿大夫之末，為末擯。故知出行作末介也。王制說班祿之法，下士食九人中一十八人，上士三十六人，公私雜費有不足，故云士之祿薄或困乏於資財也。言或容有不困者，以大臣不用仁心，非王身之過，列於王雅而言刺亂，故解其所由，自幽王之特國亂禮廢以下是也。

縣蠻黃鳥止於丘阿**傳**興也。縣蠻小鳥貌。丘阿，曲阿也。

鳥止於阿人止於仁。云止謂飛行所止，託也。興者

小鳥知止於丘之曲，阿靜安之處，而託息焉。喻小臣

擇卿大夫有仁厚之德者而依屬焉。○處昌道之云

遠我勞如何，飲之食之，教之誨之，命彼後車謂之載。

之○云在國依屬於卿大夫之仁者至於為末介從
而行道遠矣我罷勞則卿大夫之恩宜如何乎渴
則予之飲食則予之食事未至則豫教之臨事則誨
之車敗則命後車載之後車倅車也○罷音皮下同
疏絲蠻黃鳥至載之。正義曰言絲蠻然則小者是
處者而自託息焉以興微賤者小臣也我小臣之動
止亦當擇大臣有仁厚愛養之德者而自依屬焉既
擇大臣之仁者依屬焉至於大臣聘使則為末介從
之而行其道路之上亦云遠矣我罷勞矣則卿大夫
之恩宜如何乎渴則當飲之飢則當食之倅車謂之使
載之臨事則誨之車敗則命彼在後之倅車謂之使
而不肯飲食教載之。○其義當於大臣何為遺忘已
絲蠻至於仁。正義曰絲蠻

蠻文連黃鳥黃鳥小鳥故知絲蠻小貌釋丘云非人
為之丘李巡曰謂非人力所為自然生為丘也釋地
云大陵曰阿則丘之與阿為二物矣而以丘阿為曲
阿者以下丘側丘隅類之則丘阿非二物也卷阿云
有卷者阿知丘阿是丘之曲中也此為大臣無仁心
而作故知鳥止於阿似人止於仁。○為大臣無仁心
以鳥是為鳥必飛而後止故知止謂飛行所止託也
注云鳥知擇岑蔚安閒而止處之與此同也此黃鳥
刺大臣不用仁心故知喻小臣當擇卿大夫有仁厚
之德者而依屬焉小臣而得擇大臣依屬之者以臣雖
君之所置而貴賤不等小臣當依屬大臣論語云事
其大夫之賢者友其士之仁者是得已情釋而依
之也然則此微臣自擇不得人而責之者以已本親
之冀其恤已但當時國亂禮廢臣皆不仁已雖釋之
猶不免困所以刺上也。○禮廢臣皆不仁已雖釋之
此微臣隨大臣而行言道之云遠是必聘使諸國故
為介從也聘問之介當是君所命遣而得自以已意

詩疏卷之三

三

在國依屬出則從行者或使主所自引或君知其依
屬而遣之也言飲之食之教之誨之載之四者語便
之常故隨文為文教誨雖於人無費而無仁心亦不
肯也故論語曰愛之能勿勞乎忠焉能勿誨乎是不
愛則不誨也教誨一也別言之事有至與未至故箋
因其文之先後而分以充之云事未至則豫教之臨
事則誨之從行遠道不應初即無車故言車敗則載
之以士無倅車故也後車倅車者明後為副也夏官
戎僕掌倅車之政道僕掌貳車之政田獵掌左車之
政是朝祀之副曰貳兵戎之副曰倅田獵之副曰佐
此是聘問之事宜與朝祀同名當言貳車言倅者周
禮以相對而異名其實貳倅皆副也散則義通故以
倅言

絲繫黃鳥止于丘隅

云丘隅立角也豈敢憚

行畏不能趨

云憚難也我罷勞車又敗豈敢難徒

行乎畏不能及時疾至也

難。憚徒旦反下同 飲之食

之教之誨之命彼後車謂之載之絲繫黃鳥止于丘
側云丘側立旁也豈敢憚行畏不能極

也如字 飲之食之教之誨之命彼後車謂之載之

也如字 飲之食之教之誨之命彼後車謂之載之
也如字 飲之食之教之誨之命彼後車謂之載之

也如字 飲之食之教之誨之命彼後車謂之載之

也如字 飲之食之教之誨之命彼後車謂之載之

也如字 飲之食之教之誨之命彼後車謂之載之

也如字 飲之食之教之誨之命彼後車謂之載之

也如字 飲之食之教之誨之命彼後車謂之載之

也如字 飲之食之教之誨之命彼後車謂之載之

也如字 飲之食之教之誨之命彼後車謂之載之

也如字 飲之食之教之誨之命彼後車謂之載之

也如字 飲之食之教之誨之命彼後車謂之載之

也以上位者棄其養賓之禮而不能行雖有牲
牢饗餼之物而不肯用之以行禮故作詩者思古
之人不以微薄廢禮則當時貴者行之可知由上行
尚不以微薄廢禮則當時貴者行之可知由上行
其禮以化下反駁今上棄其禮而不可行也今在上
者尚棄禮不行卑賤者廢之明矣舉輕以見重是
作者之深意也經四章皆上二句言道蓋之薄下
二句言行禮之事是古之人不以微薄廢禮也
則云牛羊豕至賓客。正義曰孝經云三牲之養
則牲兼三畜故牛羊豕曰牲也公劉曰執豕于牢
地官充人掌繫祭祀之牲牲牲祀五帝則繫於牢芻
之三月牢者牲所居之處故繫養者為牢也天官
內外饗皆掌割亨之事亨人掌外內饗之饗亨養
肉之名故熟曰饗既為熟則餼非熟矣唐三十二
年左傳曰餼牽竭矣餼與牽相對是牲可牽行則
餼是已殺殺又非熟故知醒曰餼謂生肉未煮者
也既有饗餼遂因解牽使肉之別名皆盡於此此
與牽饗相對故餼為醒其實餼亦生哀二十四年

左傳云晉師乃還餼臧石牛是以生牛賜之也論
語及聘禮注云牲生曰餼而不與牽饗相對故為
生也凡言禮者皆與人行事經陳獻酢與賓
客為禮故知不肯用者自養厚而薄於賓客

幡幡瓠葉采之亨之君子有酒酌言嘗之傳幡幡瓠葉

貌庶人之菜也箋云亨熟也熟瓠葉者以為飲酒之

菹也此君子謂庶人之有賢行者也其農功畢乃為
酒漿以合朋友習禮講道藝也酒既成先與父兄室
人亨瓠葉而飲之所以急和親親也飲食而曰嘗者
以其為之主於賓客賓客則加之以羞易兌象曰君
子以朋友講習○幡乎頰反亨普庚反注同菹莊魚
反行下孟反兌徒外反易卦名也訓

悅統我幡幡至嘗之。正義曰幡幡然者是瓠之葉也。飲酒之當與父兄室人嘗而飲之。所以相親愛也。言古者不以微薄而廢禮。尚亨瓠葉而用之。今乃有牲牢饗餼而不肯用。故以刺之也。○圖幡幡至之菜。○正義曰士禮有特牲。豚豕此止言瓠葉。與兔首明非有位之人。故言庶人之菜。七月云八月斷壺。即言食我農夫。彼雖瓠體與此為類。明亦農夫之菜。故箋申之云。庶人有賢行者。○圖亨熟至講習。○正義曰序云。為飲酒之類。知為瓠者。以禮飲酒。有瓠熟。瓠葉者。以君子行禮而亨。庶人之葉。故知君子是庶人有賢行者也。庶人而能為酒。以行禮者。以其農功畢。則閑而無事於此之時。乃為酒漿。以合會朋友。習行禮事。講其道藝。故也。以民在田。畝必無容暇。故知農功畢而為之。以三時務農。將闕於禮。故為酒會朋友。以講習之。此酒為朋友而釀。先言嘗之。則未與朋友賓客飲也。

故知酒既成。先與父兄室人亨瓠葉而飲之。酒為朋友所。作而與父兄。先飲。是以其為之主。於賓客。故也。禮也。又解飲酒而曰嘗者。以其為之主。於賓客。故也。以此嘗之。言故知為酒。將以會朋友也。作酒本為行禮。和親。亦是禮事。欲見敬重。賓客。故言嘗以美之。以此在獻前。又無敬。蓋明與下章事。別故知與父兄室人。室人者。即家內之小大。皆是也。賓客則加之。以羞明重。得兼輕。此父兄直有。道賓客。亦有。道。有。道。為之。羞。卿。飲。酒。及。燕。禮。是。為。大。禮。雖。有。牲。殺。尚。有。道。醢。明。賓。雖。有。羞。亦。有。道。故。云。加。之。也。引。易。兌。象。曰。君。子。以。講。習。以。易。有。此。言。以。著。義。故。知。此。合。朋。友。為。習。禮。講。藝。故。引。以。證。之。講。習。必。非。農。有。兔。斯。首。炮。之。燔。時。故。知。農。功。畢。意。亦。出。於。此。文。也。

之君子有酒酌言獻之傳 毛曰炮加火曰燔獻奏也

箋 云斯白也今俗語斯白之字作鮮齊魯之間聲近

詩經卷之三

長卷

斯有兔白首者兔之小者也炮之燔之者將以為飲

酒之羞也飲酒之禮既奏酒於賓乃薦羞每酌言言

者禮不下庶人庶人依士禮立賓注為酌名故反他

同斯首毛如字此也鄭作鮮音仙白首也炮本

作烈白交反燔音煩近附近之近下遐嫁反

至獻之毛以為古人行禮有兔之斯首謂唯有一

兔雖微耳尚并毛而炮之加火而燔之以為飲酒之

羞君子之賢者有酒令酌之我當以此酒奏獻之於

賓以行禮也古之人不以微薄廢禮今乃有牲牢而

不用故刺之鄭唯斯首謂白頭為異餘同○毛曰

至獻奏○正義曰地官封人云毛炮之豚注云爛去

其毛而炮之唯肉炮內則炮取豚若將編佳以直之

去毛而炮之此述無人之禮傳直言毛炮之也毛無

毛而炮之未必能如八珍之食去毛炮之也毛無

字之理斯字當訓為此王肅孫毓述毛炮之也毛無

頭耳然案經有炮之燔之臣有炙之則非唯一兔首

而已既能有兔不應空用其頭若頭既待賓其肉安

在兔即是不以微薄廢禮也為肉至薄明是并毛炮

之一不可爛矣箋言鮮者毛炮之亦當然也加置於火

上之燔燒之故言加火曰燔以獻酒者必奏進於賓

故言獻奏也○**說**斯白至酌名○正義曰鄭以斯首

以見兔小與毛為異斯為兔首之色故言斯白也又

解斯得為白之意今俗斯白之字當作鮮以鮮明是

聲相之義故也鮮而變耳宣二年左薄曰于思于思服

虔云白頭貌字雖異蓋亦以思聲近鮮故為白頭也

畜獸小則毛悅長則色重故言有兔白首兔之小者

詩疏十五之三

張子刊

詩疏十五之三

四

金

金

禮故先述道蓋酒無厚薄之異故後言之四章皆云
酌言言我也其意云酌酒我當用之若是禮合當然
不應每事言我以禮既不言我則是行用他法故解之言
每酌言言者以禮既不下及庶人而為之制庶人依
準士禮立賓主為酌之名以行之故每酌道我與賓相
亢為禮以行獻酢酬之名也於上章解之者以前
直言嘗之無獻酢之名此有獻之故就而言焉然則
嘗之亦云酌言者以酒為賓作嘗亦行禮故亦云酌
言也禮不下庶人不制篇卷耳其庶人有免斯首燔
執驚庶人見國君走亦往往見於禮焉

之炙之君子有酒酌言酢之傳 炕火曰炙酢報也

云報者賓既卒爵洗而酌主人也凡治兔之宜鮮者

毛炮之柔者炙之乾者燔之 苦浪反何沈又苦郎反

疏 於火上以炙之 正義曰炕舉也謂以物貫之而舉

醉報之義故言報者賓既卒爵洗而酌與主人是
主人之獻酌而報之也於一兔之上而經有三種
辨之言凡治兔之所宜若鮮明而新殺者合毛炮之
若割截而柔者則鬻貫而炙之若今炙肉也乾者謂
脯腊則加之火上燔之若今燒乾 有免斯首燔之炮
脯也柔謂殺已多日而未乾也

之君子有酒酌言釃之傳 釃道飲也 爰云主人既卒

酌爵又酌自飲卒爵復酌進賓猶今俗之勸酒 市周

反道徒報反一本亦作導同復 釃道飲 正義曰

扶又反俗之一本作俗人 釃道飲 正義曰

謂之釃也 主人至勸酒 正義曰傳以釃為賓乃

飲自飲其謂主人自飲為釃故辨之主人既卒酌爵又
勸酒者俗人亦先自飲而後勸人故云

釃之箋皆唯鄉飲酒燕禮而為說也

瓠葉四章章四句

漸漸之石下國刺幽王也戎狄叛之荆舒不至乃命

將率東征役久病在外故作是詩也

舒舒鳩舒鄧舒庸之屬役謂士卒也

亦作漸慚下所類反注及後篇將率放此役久病

於外一本作役人久病人衍字鄧音了

本又作藜士卒尊忽反下篇士卒同

章六句至是詩也

荆楚之羣舒又不來至乃命將率東行征伐之其

石詩以刺之下國諸侯之害對天子為上故稱

國也言下國者此詩下國之人所作未必即諸侯

之身作之幽王之役人自病而下國作詩刺之者

王師出征亦使諸侯從已諸侯之人亦病故刺之

也定本集本役下無人字其箋注亦無人字俗本

有者誤也毛以戎狄叛之經三章上四句是也

舒不至下二句是也乃命將率東征四句是也

外副上戎狄叛之荆舒不至之言為六句之總三

方皆有征伐而久病獨言東征者以經有東征之

文因言以廣之其實戎狄亦伐之也鄭以戎狄叛

之經上二章上四句是也乃命將率東征二章次二

句及卒章上四句是也乃命將率東征二章次二

於外三章皆下二句是也乃命將率東征二章次二

戎狄之事則不伐戎狄也言不至與叛之則明由

叛而不至其義一也下篇言四夷交侵師旅並起

用兵不息則戎狄亦當伐之但自此篇不言之耳

○荆謂至士卒○正義曰以楚居荆州故或以

州言之春秋經賈氏訓詁云秦始皇父諱楚而改

為荆州亦以其居荆州故因諱而改之亦有本自

作荆州非為諱也春秋公羊穀梁皆言州不若國

賤楚故以荆言之彼自春秋之例其外書傳或州
或國自從時便非褒貶也殷武曰維汝荆楚已并
言之是楚之稱荆亦已矣魯頌亦曰荆舒是懲
是隨時之名不定也以傳有舒鳩舒鄆舒庸又有
舒龍謂之羣舒此直言舒不指一國箋又引舒國
不盡故言之屬既言將率別云役人故知謂士卒
也

漸漸之石維其高矣山川悠遠維其勞矣傳漸漸山石

高峻象云山石漸漸然高峻不可登而上喻戎狄鬼

疆而無禮義不可得而伐也山川者荆舒之國所處

也其道里長遠邦域又勞勞廣闊言不可卒服如字

武人東征不皇朝矣象云武人謂將率也皇王也將

率受王命東行而征伐役人罷病必不能正荆舒使

之朝於王疏漸漸至朝矣。毛以為此時戎狄已叛

之地有漸漸然險峻之山石維其高大矣又山之與

川其間悠悠然路復長遠我等登此高山涉此遠路

維其勞苦矣不但伐戎狄而已又其武人將率以役

人東征征伐荆舒之國疲於軍役而病不暇脩禮而

相朝矣。鄭以漸漸為漸漸然險峻之山石維其高

大不可登而上矣以興戎狄衆彊不可得而伐矣其

荆舒所在之國山川其道悠悠然難可卒服武人將率

雖受命東征役人罷病必不能正之使朝於王矣。

傳漸漸山石高峻。正義曰以漸漸文連之石為山

石之狀又言維其高矣故知為高峻貌此傳無異鄭

之文正以漸漸乃是上句而於此釋之明以四句為一

事鄭以勞為遼遼言廣闊之意毛無改字之理必不

與鄭同勞矣當為勞苦故王肅云言遠征戎狄成役

不息乃更漸斬之高石長遠之山川維其勞苦也孫
毓云篇義言役人久病於外故經曰山川維其勞苦也
勞病矣此皆以上四句並為征戎狄而言俱是述毛
為說傳意或當然也下篇苕之華序曰西戎東夷交
侵中國師旅並起何草不黃序曰四夷交侵用兵不
息此序言戎狄叛之明其亦伐戎狄傳又摠而注之
則王孫之言非無理矣故據為毛說若然卒章上四
句毛則分之者以豕之與月天地不同故分之則此
漸高不可上故喻戎狄疆不可伐也知非戎狄之國
高山者以序唯言戎狄叛之地山川悠遠而尚伐之
歷其國之高不可伐故以喻其衆疆也維其高矣
得言我漸之石高不可伐故維其勞矣是山川悠遠
還勞也故曰山川者荆舒之國所處其道里長遠邦
域又勞勞廣闊說此者言其不可卒服故下句言不
能以古之也廣闊遼遠之字當從遼遠之遼而作勞字
者以古之也廣闊遼遠之字當從遼遠之遼而作勞字

常相授音既想近故遂用之此字義自得通故不
當作遼也毛并註四句則是以為一事箋分為二者
以不能云武人東征不皇朝矣必上有難征之事乃可
言之地為下事發端也亦當有其事不得全無所陳故以
序云我狄叛之經亦當有其事不得全無所陳故以
上二句充之惡為甚矣是詩所主而言而下章文勢接連上
則荆舒之惡為甚矣是詩所主而言而下章文勢接連上
言涉波下言滂沱俱是事明其共為一喻故皆以
為荆舒焉。○武人至於王。正義曰以序云命將
率東征故知武人謂將率也皇王釋言文朝考諸侯
見王之辭序云役久病於外明其所將之人罷病不
能正之使朝故言將率受王命東行而征伐役人罷
病必不能正朝故言將率受王命東行而征伐役人罷
征役者言皆勞病東行征伐東國以困病不暇脩禮
而相朝此自王肅之說毛意無以見其為然正以詩
中諸言不皇多為不暇故存其說代毛耳凡諸侯邦
交有相朝之法此將率當是王之公卿不得有相朝

詩疏卷之三

二

陸

之禮且受命出征務服前敵無暇相朝自其常事漸不當以此為怨而列於詠歌王氏之義不為長矣

漸之石維其卒矣山川悠遠曷其沒矣卒竟沒盡

也云卒者崔嵬也謂山巔之末也曷何也廣闊之

處何時其可盡服卒毛子卹反鄭在律反崔罪回反嵬五回反本作危處昌慮反下

同武人東征不皇出矣云不能正之令出使聘問

於王漸漸至出矣。毛以為時遠征戎狄戎役罷

登之維其終竟言當編歷此石也又山與川其間

悠悠然路復長遠我所登歷何時其可盡編矣由行

不可編故久病勞苦也不但伐戎狄而已又其武人

將率以役人東征疲於軍役而卒若不暇出而相與

為禮也。鄭以為漸漸然險峻之山石維其崔嵬然

不可登而上矣以興戎狄衆彊不可得而伐矣其荆

舒所在之國山川其道里悠悠然而長遠雖往伐之

其處廣闊何時其可盡服之矣由此故武人東征之

不能正之使出聘問於王矣。卒竟沒盡。正義

曰釋詁云卒終也終亦竟之義故云卒竟也釋詁又

云泯盡也李巡云泯沒之盡泯沒義問故沒為盡也

此經卒沒之義略同而維其曷其文異者維其言已

行當竟之曷其憂行不可盡勢相接也。卒者至

盡服。正義曰筴以上高矣類之則卒亦石之形也

故讀為萃釋山云萃者匪屨郭璞曰謂山峯頭巉巖

者筴云萃者崔嵬謂山巔之末雖音字小異是取爾

雅為說也上章言勞勞廣闊此言不可盡服亦

勢相接故上筴云言其不可卒服意取於此

有豕

白蹄豕涉波矣豕豬也蹄蹄也將久雨則豕進涉

水波云豕衆也豕之性能水又唐突難禁制四蹄

皆白曰駭則白蹄其尤躁疾者今離其繪牧之處與

詩疏

三

陸

衆豕涉入水之波漣矣喻荆舒之人勇悍捷敏其君

猶白蹄之豕也乃率民去禮義之安而居亂亡之危

賤之故比方於豕賤音的都歷反蒸之丞反將久

作耐駭戶楷反爾雅說文皆作孩古哀反躁子到反

離力智反繪在陵反爾雅豕所寢曰繪方言作檜從

木音同連音連一本作月離于畢俾滂沱矣畢囑

也月離陰星則雨云將有大雨徵氣先見於天以

言荆舒之叛萌漸亦由王出也豕既涉波今又雨使

之滂沱疾王甚也滂音即反沱徒何反注同囑直

武人東征不皇他矣

云不能正之令其守職不干

王命音他役有豕至他矣毛以為此時征伐戎狄

水之波漣之處矣是在地為將雨之徵也又值月更

離歷于畢之陰星在天為將雨之候以此徵候果致

大雨使其水滂沱而盛矣已等役人遇之尤以疲病

不但久勞又逢大雨為甚苦之辭也又王之武人將

率以役人東征伐荆舒之國皆以勞病不暇更有他

事矣故不得相朝為禮也鄭以為勞病不暇更有他

豕其君猶白蹄者豕之性難制服言有豕之白蹄者領

舒之人性好亂又勇悍難制服言有豕之白蹄者領

其衆豕離其繪牧之處涉入於水波漣矣以興荆舒

之君率其衆民去其禮義之安居於亂亡之危矣豕

性本自能此水月復離歷於畢星天又雨之使滂沱矣

羣豕既得此水彌唐突而難制以喻荆舒本自好亂

王又為不善之政以加陵之矣荆舒既被此政彌疆

梁而難服武人雖則東征不能正之使不為他矣豕

豕至水波正義曰豕豕釋獸文釋詁云豕進也

豕至水波豕豕進也

進涉是訓。亦雨徵也。故云：天將大雨，則豕進涉。波水矣。并於豕。二經為雨徵。言役人遇雨之勞苦也。○豕衆。好涉波。非雨徵也。以唐突難禁，制喻荆舒之難制。服也。釋獸釋豕云：四蹄皆白，豕孫炎曰：蹄蹄也。傳已訓。蹄為蹄，故箋即蹄言。之經直云：白蹄不云。豕則白。豕亦不知幾蹄。白而箋引此者，以爾雅主為釋詩。詩中言豕白蹄，唯此而已。故知本以訓此也。馬驚謂之駭，則駭者躁疾之。言白蹄名之為豕，是躁疾於豕。故云：則豕白蹄，其中尤躁疾者也。駭與豕字異義同。釋獸於豕之下，所寢櫓舍人曰豕，所寢草名為櫓。某氏曰：臨淮之謂野豬所寢為櫓。李巡曰：豬臥處各櫓。是所居之處，牧是所食之地。故云：離其櫓，牧之處。與衆豕涉入水之波，連矣。繪與櫓音義亦同。荆舒之人勇悍捷敏，敏者謂七俗民人勇而剽悍，其舉動便捷。敏速以性輕故好叛，難禁制也。其君爵白蹄之豕言其民猶衆豕也。乃率其臣民去禮義之安而居亂亡。

之危正謂叛也。諸侯之朝天子，上下相敬是禮義也。叛違王命以致征討，是亂亡也。豕者言獸之尤穢也。以荆舒比之，故賤之。此方於豕以其餘與喻立文。隱此云有豕正是指斥辭，有憎疾之旨。故知有賤之意。○傳：月離至則雨。正義曰：以畢為月所離而雨，是陰雨之星，故謂之陰星。月離于畢，即言俾滂沱矣。故知月離陰星則雨也。洪範曰：星有好風，星有好雨。者，即此畢是也。春秋緯說云：月離于箕，風揚沙則好風者，箕也。所以箕好風，畢好雨者，鄭洪範注云：風土也。為木妃，雨木也。為金妃，故星好焉。推此而往，南宮好陽，從其妃好燠中宮四季好寒也。是由已所克而得。其妃從其妃好燠中宮四季好寒也。是由已所克而得。燠若謀時，寒若聖時，風若休徵，肅時雨若又時，陽若則肅由貌也。為水聖由思也。為土故五行傳以貌屬木。由聽也。為水聖由思也。為土故五行傳以貌屬木。言屬金視屬火聽屬水思屬土庶徵亦依此貌言視聽思為次鄭由此故云雨水氣也。春而施生故木氣。

詩經卷之三

高

禮記

為雨也。賜金氣也。秋物成而堅，故金氣為。賜也。燠火氣也。寒水氣也。風土氣也。凡氣非風，不行。猶金木水火，非土不處。故知土氣為風。以此知風土雨木皆從妃所好。言好是好樂，他辭非已性也。此庶徵寒燠，即晦明也。加之好，是以陰則為六氣，故五行傳陰屬皇。曰皇之不加，厥罰常陰是也。而賈逵服虔因此及春秋，緯之文，即天陽不變，唯晦明所屬。為當餘甚，謬矣。失明於書傳也。○將有至王甚。○正義曰：此與上經之於書傳也。○豕性本自能水，又加以滂沱之雨，是豕相得性益難禁，制以喻荆舒本自好，加以滂沱之雨，是善是彼，滂沱之雨，更生一意。言月離于畢，然從天為大，但詩人言大雨，更生由離畢也。言王為不善，然後荆雨是滂沱之雨，萌漸由離畢也。言王為不善，然後荆辭肯叛，是叛之萌，漸亦由王出也。萌者，事之初，猶物之萌牙，漸而成大也。豕既涉波，今又雨之，使滂沱是甚疾，此雨之甚，言荆舒自好，叛王又使之叛，是疾王之甚。鄭知然者，正以言俾不然，言雨足矣，何須言使也。

○不能至王命。○正義曰：他者謂職分之外，橫為餘事，棄其所守，干犯王命，是為他矣。故知不能正之，令其守職，不下王命，即干王命是他也。

漸漸之石三章章六句

荝之華大夫閔時也。幽王之時，西戎東夷交侵中國。

師旅並起，因之以饑饉。君子閔周室之將亡，傷已

逢之，故作是詩也。○師旅並起者，諸侯或出師或

出旅，以助王距戎與夷也。大夫將師出見戎夷之

侵周而閔之，今當其難，自傷近危亡。○荝音條，徐

音花，距音巨，難乃且反。○是詩。○正義曰：言西戎

詩流

左

印

東夷交侵中國則蠻狄亦侵序於上下相互以明耳言
西戎東夷交侵中國師旅並起即序首章上二句是
亡卒章上二句是也傷已逢之即首章下二句是
也經序倒者序以由師旅饑饉致周室之亡所以
傷之經則因文以弘義逢師旅而已傷乃覆言可
傷之事故言因之饑饉於下明其彌是可傷各自
為義次也。○師旅並至危亡。○正義曰以四夷
在中國之外從外內侵則緣邊諸侯被侵矣又言
師旅並起者非一之辭明其非獨王室故知諸侯
或出師或出旅以助王距戎與夷也周禮制諸侯
從王之法云大國三軍次國二軍小國一軍今俱
出師旅者周禮言其極耳行則隨時多少不必盡
然且於時諸侯衰弱或不能備軍故纔出師旅也
知大夫將師出見我狄之侵周者以序云傷已逢
之經云知我如此不如無生若非身自當之不
如此深恨故知身自將師而出見我狄交侵而後

憤悶傷也且上下皆言下國明此亦下國大夫自
將其國之師故二章箋云諸侯微弱而王之臣當
出見也是於時王臣未出不得逢之也逢之
是身見之辭故云今當其難自傷近危亡也

苕之華其黃矣傳興也苕陵苕也將落則黃云陵

苕之華紫赤而繁興者陵苕之幹喻如京師也其華

猶諸夏也故或謂諸夏為諸華華衰則黃猶諸侯之

師旅罷病將敗則京師孤弱。○共音云沈音運夏心

之憂矣維其傷矣云傷者謂國日見侵削。○疏苕之

傷矣。○正義曰陵苕之英華本紫赤而繁多至今亦
芸然其色黃而衰矣以興周室之諸夏本兵強國盛
今其師病而微矣陵華衰則將落落則若幹特立矣
諸侯師病則將敗敗則京師孤弱矣以周室之盛忽

見如此之衰故我心為之憂愁矣維其傷病矣傷其見侵削也。傳荅陵至則黃。正義曰釋草云荅陵名荅黃華葉白華荅舍人曰荅陵荅也黃華名葉白華名荅別華色之名也某氏曰本草云陵時一名荅陸機疏云一名鼠尾生下濕水中七八月中華紫似今紫草華可染皂煮以沐髮即黑如釋草之文則荅華本自有黃有白傳言將落則黃是初不黃矣箋云陵荅之華紫赤而繁陸機疏亦言其華紫色蓋就紫色之中有黃紫白紫耳及其將落則全變為黃以裳裳者華言之則共為極黃之貌故將落乃然。傳荅至孤弱。正義曰紫赤而繁華衰則黃皆以時事驗知荅之幹喻京師華猶諸夏者以序云交侵中國即九州之諸夏也師旅並起是諸侯之師起而助王也華之衛幹如諸夏之衛京師故知幹如京師其華猶諸夏也又解不以葉喻之意以其諸夏本亦名諸華襄四年左傳魏絳諫晉侯曰諸華必叛昭三十二年左傳子西諫楚王曰吳周之胄裔也今而始大比於諸華是或謂諸夏為諸華也謂之夏者夏大也以其

中國有禮義之華可嘉大也論語曰不如諸夏之亡是也華黃落則荅幹衰故喻諸夏之師旅罷病將敗則京師孤弱也**荅之華其葉青青**傳華落葉青青然云京師以諸夏為障蔽今陵荅之華衰而葉見青青然喻諸侯微弱而王之臣當出見也。郭章亮反見賢遍反。下知我如此不如無生。云我我王也知王之為政如此則已之生不如不生也自傷逢今世之難憂悶之甚。言已落言陵荅之上黃華今已殞落矣唯此葉青青然獨在耳以興王室之外諸夏今已喪敗矣唯有其臣當出見耳是戎夷之疆侵敗諸夏藩衛既弱周室將亡大夫傷已逢之故言知我王政之如此不能撫和我夷使諸夏喪敗不如已之本無生也自

傷生逢今世。鄭唯以華衰為異言。陵苕之上黃華。其色既已衰矣。唯其葉見青青然。以興周室之外諸。猶其師既已罷矣。獨王臣當出見華已衰而葉未。同。傳華落葉青青然。正義曰。事必有漸。物無兩。盛上言將落。則此已落矣。又言其葉明。唯葉在耳。故言華落葉青青然。則毛意以華喻所出之師。上章以華喻師病。此落喻已敗。諸侯既敗。則王臣當出。天下諸侯眾矣。尚不能禦之王。兵若出。亦當敗矣。故上章為諸侯未敗。此為已敗。下所以言亡為事之漸也。宣王之伐蠻。伏皆出王室之兵。此先諸夏後京師者。王者彊盛。則命將征討。諸侯從之。衰弱則諸侯先自禦寇。王師大急。乃出此。則理之常也。且此時戎狄從外而侵。將內及王室。詩人先云諸侯之敗。見其危之漸耳。○京師至出見。正義曰。既言苕之華。又言其葉華之。吹葉猶諸夏之。蔽京師。故言京師以諸夏為朝蔽。華衰而葉見。故喻諸侯微弱。王臣當出也。易傳者以經仍云。苕之華。則華猶未落。且華喻諸夏時諸

夏末為皆亡。不可以落為喻。故為衰耳。○我我至之甚。正義曰。知我非詩人自我。而我為我。王著以逢時多難。非已所為。詩人不當自責。故知我為王之政人。莫不好生。而云已不用生生。非已所裁。而以生為恨。故知已。○**祥羊墳首三星在留**。傳祥羊牝羊也。自傷逢今世也。○**祥羊墳首三星在留**。傳祥羊牝羊也。墳大也。留曲梁也。寡婦之笄也。祥羊墳首言無是道也。三星在留言不可久也。○云無是道者。喻周已衰求其復興不可得也。不可久者。喻周將亡。如心星之光耀見於魚笄之中。其去須臾也。○祥子桑反墳扶。作雷牝頻忍反笄。人**可以食鮮可以飽**。傳洽日少而音苟復扶又反。亂日多。○云今者士卒人人於晏早皆可以食矣。時

饑饉軍興之少無可以飽之者治直吏反
飽○毛以為諸侯既敗周室將亡今羊而責其大首終無是道也以興周衰而求其大興亦無此理也周不復興其亡亦速三星之光耀在於魚雷之中其去斯須不可久也以喻周室之亡期將至欲望其存亦不可久也人於亂世之食而飢入於治世豐食而飽今亂日多故人可粗得食而治日少故少可以飽此○鄭下二句為異言時師旅既起因之以饑饉故言飽之是所以可傷也○傳詳羊至可久○正義曰釋畜云羊牡豝牝羊故知詳羊也墳大釋話文牝小羊也首必稱身小羊而責大首必無是道理也星隨天運晝夜一周魚筍之間暫見心星之光耀須臾即過故言不可久也○傳無是至須臾○正義曰以此詩主論周衰故知喻求其復興不可得也序言闕周室之將亡故知不可久者喻周將亡其去須臾也○今者至飽之者○正義曰鄭以幽王時恒多禍

亂會無治時何得云
治山少乎所以易毛

茗之華三章章四句

何草不黃下國刺幽王也四夷交侵中國背叛用兵

不息視民如禽獸君子憂之故作是詩也音佩

何草不黃四章章四句至是詩○正義曰上言下國後云君子則作者下國君子也君子無尊卑之限國君以下有德者皆是也言四夷交侵中國背叛序其用兵之意於經無所當也用兵不息上二章是也視民如禽獸下二章是也經言虎兕及狐止有獸耳言禽以足句且散則獸亦名禽也

何草不黃何日不行云用兵不息軍旅自歲始草生

而出至歲晚矣何草而不黃乎言草皆黃也於是之

間將率何日不行乎言常行勞苦之甚何人不將經

營四方傳

言萬民無不從役

疏

何草至四方。正義曰言天下之人於草

生正月之時從役去時草始生耳今至十月何草而不黃乎言草皆黃矣云草生至於草黃於是之間將率何日而不行乎言常行是勞苦之甚也又言萬民何人而不為將率所將之以經營四方乎言皆為將之以經營也是非直將率為勞萬民又甚苦焉。用兵至之甚。正義曰言用兵不息是用之過久何草不黃是見黃而怨若草大始去或欲黃乃行不應見草之黃嗟怨若此明草有生死之期行若觀物而思故云軍旅自歲始草生而出謂正月二月之中也至歲晚矣何草而不黃乎草皆黃矣是九月十月之中也中也氣則時經寒熱物則革變死生日月長久征行不息是其所以怨也故云於是之間將率何日不行乎是其勞苦之甚也知此句謂將率者以其何日不行明行者有人下云何人不將為人所將則是士卒

也下句既為士卒知此為將率也

何草不玄何人不矜

箋云玄赤黑

色始春之時草牙孽者將生必玄於此時也兵猶復行無妻曰矜從役者皆過時不得歸故謂之矜。古頑

反注同孽魚列反復扶又反

哀我征夫獨為匪民

箋云征夫從役

者也古者師出不踰時所以厚民之性也今則草玄至於黃黃至於玄此豈非民乎。正義曰將率以草黃

之時既不得歸又至明年之春言今何草不玄言衆草將生而皆玄之也於此之時何人而不為矜耳言皆矜也又而不歸失夫婦之道而皆為矜夫也既久役如此哀我征行之夫豈獨為非民乎若亦是民當休息何為使之從役久而不得歸也。正義曰鄭於冬官鐘氏注差約之云玄色在緞

縑之間其六入者與三入赤三入黑故云玄赤黑色
春秋元命苞稽耀嘉者云夏以十三月為正物生色
黑故知始春之時草牙孽者將生必玄也釋天云九
月為玄孫炎曰物衰而色玄也詩曰何草不玄與此
始春之言不同者爾雅所言月名皆不以草色李巡
曰九月萬物草盡陰氣侵寒其色皆黑是陰而氣寒
之黑不由草玄色孫炎之言謬矣無妻曰幹書傳及
玉制文彼言者宜為六十之外禮六十不與服戎自
六十以下不必皆老但行役過時久不得歸與無妻
者同故謂之幹也舜年三十以無室家之端書亦謂
之有鰥在下幹與鰥古今字。古者至民乎。正
義曰隱五年穀梁傳曰古者征伐不踰時是古者師
出不踰時也所以厚愛民之性命恐勞苦故也今草
玄至於黃黃又至於玄其年不歸是為非民言其不
厚之也。匪兕匪虎率彼曠野。傳。兕虎野獸也曠空也。
云兕虎比戰士也。履反。兕徐。哀我征夫朝夕不暇。疏。兕

至不暇。正義曰言我此役人若是野獸可常在外
今非是兕非是虎何為久不得歸常循彼空野之中
與兕虎禽獸無異乎時既視民如禽獸故哀我此征
行之夫朝夕常行而不得閑暇。傳。兕虎野獸。正
義曰傳言野獸者解本舉此之意以役人不宜在野
故言視民如禽獸也許慎云兕野牛其皮堅厚可為
鎧釋獸云兕似牛其氏曰兕牛千斤郭景純云一角
青色重千斤是也。兕虎比戰士。正義曰序云
視民如禽獸則直取在野以比之而下章以孤比有
棧之車則比中各自取象故云兕虎比戰士取其猛
也。有芄者狐率彼幽草有棧之車行彼周道。傳。芄小
獸貌棧車役車也。云狐草行草止故以比棧車輦
者。芄薄紅反沈又扶東反棧。有芃至周道。正
義曰有芃芃然而
小者當狐也此狐一本是草中之獸故可循彼幽草今
我有棧之輦車入輓以行此人本非禽獸何為行彼

周道之上常在外野與狐在幽草同乎故傷之也。
傳凡小至役車。正義曰以凡草是狐之狀非大獸故。
言凡小獸貌也。此言用兵不息明此車士卒供役之
車故云。棧車役車。○狐草至輦者。正義曰以上
言率彼曠野而此又云幽草明義取於草以孤草行
草止故比輦者亦道行道止故以幽草與周道相對
也。故周官鄉師云大軍旅會同正治其徒役與其輦
輦注云輦人執行所以載任器止以爲蕃營是行止
常依於道似狐之依於草也。以循草比人故知此輦
者也。鄉師注引司馬法曰夏后氏謂輦曰余車殷曰
胡板車周曰輜輦輦一斧一斤一鑿一種一鋤周輦
加二板二菜又曰夏后氏二十人而輦殷十八人而
輦周十五人而輦是軍行必有輦皆入輓以行也。春
官中車王后五路有輦雖載任與此不同亦入輓以
行故謂之輦也。若然巾之言服車五乘有士乘棧車
廢入乘役車注云服車者服事者之車棧車不革輓
而漆之役車方箱可載任器以供役以此言之則彼
自有棧車何知此非彼者以彼棧車士之所乘以服

事非此軍旅徒役所當有以此知非中車之棧車也。
若然傳云棧車役車則與彼庶人役車同又知非彼
役車者以役車庶人之所乘但庶人賤以供役爲名
耳非輦者也。卽唐蟋蟀言役車其休是矣彼不以人
輓故知不與此同。此謂從軍供役之輦
車耳有棧是車狀非士所乘之棧名也。

何草不黃四章章四句

魚藻之什十四篇六十二章三百二句

毛詩註疏卷第十五 十五之三

卷第十五

三

早稲田大学図書館

011888005724